



书话

就命运而言,休论公道

□ 李仙云

周国平说：“史铁生不是一个残疾人 and 重病患者，他自由的心魂漫游在世界和人生的无疆之域，思考着生与死、苦难与信仰、残缺与爱情等重大问题，他的思考既执着又开阔，既深刻又平易近人。他的精神历尽苦难而依然健康，备受打击而不会崩溃。”史铁生，一直都是我非常崇敬的一位作家，同为轮椅族的我，每次读他的文字都能共鸣到内心震颤。正如贾平凹说，文学不能只写一个人的“饥饿”，要有能力写出“集体的饥饿感”。而史铁生具备这种能力，他道出了所有因困圆轮椅而备受煎熬的残疾人，那种被打入炼狱，灵魂受尽摧残而又不不断与内在的那个本我撕扯挣扎，继而与宇宙万物对话，去纵深思悟生命真谛的过程。

我和史铁生命运极尽相似，都是“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”，那时我是一个17岁的高中生，人生之花还未绽放就被噩运摧至凋零，在那个日暮烟霞的傍晚，我从山崖滑落，从此再也没能站起来。受伤的最初几年，我仿佛一下子失去了一切，我被厄运击昏了头，肢体的麻木连思维与情感都被冻结桎梏了。我逃避一个世界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方式，把心灵变成了地狱，我像丢失了魂魄的魅影，整日郁郁不言，沉湎于自己的苦痛中无以自拔。而让我真正懂得，儿女的不幸，在父母心里是致命重创时，却是在父母相继离世后。

史铁生的母亲，我的父亲，都是那种爱得深沉而又巴不得替孩子承受苦难的父母，这样的父母注定伤得最深，也最心力交瘁。我父亲去世时才57岁，擎天柱遽然坍塌，于我无疑是五雷轰顶，晴天霹雳。“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，在那不

眠的黑夜后的白天”，痛楚与伤心一点点从我的骨髓血脉渗透至灵魂深处。我生无可恋绝望沉沦，死亡那令人惧怕的一刹，却是我趋之若鹜心神向往的灵魂栖息地。恰在那时，我从西北政法学院的大学语文课本中，看到了史铁生这篇用“生命书写生命”的文章《我与地坛》，所有灵魂的沟通与疗愈也从那一刻开始，在我身处茕茕伶仃的人生断崖处，他的文字与我，像灵魂的抚慰精神的救赎。让一个苦难的灵魂安抚另一个备受命运肆虐的生命，胜过千万句隔靴搔痒的劝慰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处属于自己的“地坛”，像梭罗的瓦尔登湖，朱自清夜晚步入的“荷塘月色”，而能够让我心灵获得宁静的则是离家不远的湿地公园。每次轮椅转至林中或河岸的桑树下，我总有一种天地人合一的静谧与闲适感，在那里“默坐、呆想，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，去窥看自己的心魂。”脑海总是浮现父亲坚毅的目光，和他当年在凌晨扶着我艰难行走，我熬不下去时他说的那句：“吃得苦中苦，方能人上人。”父亲的坚强乐观，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坚韧性格，也像血液般在我的精神里流淌。我经常在想，如果父亲还活着，看到他最牵肠挂肚的小女儿，不仅有一个幸福家庭，有相濡以沫的丈夫和高大帅气的儿子，而且还像欲火凤凰般在苦难中蜕变，用文字抒写着她的轮椅人生，父亲该有多欣慰。

就命运而言，休论公道！史铁生用两条深深的轮椅车辙，在那荆棘缠绕而举步维艰的人生坎途中，用隽永而撼人魂魄的文字，登上了文学的珠穆朗玛峰。他让无数读者透过文字在悲凉与沧桑中，却获得一种巨大无比的心灵力量，他像灯塔一样，是我心中最亮的那束光。

美食

洱源毛驴汤锅

□ 施新弟

来到洱海的源头——洱源，就不由得想到了毛驴汤锅，它是洱源县三营极具特色的美食。毛驴肉性温，营养丰富，可滋阴补肾，健脾，驴皮具有补血功能，特别是对妇女产后虚弱、营养不良具有独特滋补作用。煮毛驴汤锅，先将屠宰洗净后的头蹄、瘦肉煮熟，再将石灰水清洗后的毛肚、大肚、蜂窝肚、肠及心、肝等一块在锅中煮熟，最后将煮熟的驴杂碎捞出切成丝打去浮沫，并调以盐、花椒、辣椒、草果等佐料，继续煮至熟烂，装碗后撒上葱花、芫荽或薄荷，鲜香醇厚、无腥腥味的毛驴汤锅即已形成。此刻，一碗碗毛驴汤锅：黑白相映，肥烂滑润，鲜香醇厚，无腥腥昧，汤鲜美美，风味独特，成为餐饮一绝。

俗话说：“天上龙肉，地下驴肉”，可见毛驴肉的珍贵及美味。毛驴肉不似牛羊肉燥热，其肉性温。不仅三营当地人喜食毛驴汤锅，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食客。对本地人来说，毛驴汤锅是生活中习惯的味道，而对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而言，品尝毛驴汤锅，也是感受洱海源头文化的一部分。

来到洱源三营，不尝尝毛驴汤锅，白来此一趟。特别是每逢农历二月十五庄稼会，那可就更不能错过了。一天里，先到会场上逛一逛，欣赏来自各地的文艺表演、看看来自四面八方的各式农具、逛逛全县规模最大的药材市场、选几样遂心如意土特产……此时，踩着饭点，去吃碗毛驴汤锅是最好不过的选择了。每次去，我都选择在会场上临时搭建的摊点来吃，一是为了省事，二是感觉在这样的环境里吃毛驴汤锅，加工方法更加原生古朴，绝不花哨，更具地方特色。尤其是，紧邻四

周来的食客都来自天南地北，相亲相近，还可以听到别样的奇闻异事，大家万分高兴，吃吃喝喝，谈论得兴致勃勃，猜拳的吆五喝六，真格是场面壮观，热闹异常。

在这种风味小吃的背后，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，在民间还流传着众多生动形象的传说故事。传说南诏时期，六诏中最强盛的蒙舍诏诏主皮逻阁调兵进犯浪穹诏，浪穹诏将士从灵应山上砍来许多树枝、花枝，栽插在白沙河以北的三营坝子里，又在树枝花串上洒上蜜水和砂糖水，芳香的蜜糖味和花卉的清香，吸引来远远近近的蜜蜂、彩蝶，结伴成群，落在树枝花上。不久，南诏数万兵将，浩浩荡荡开进三营坝子，面对芳香四溢的花海，个个称奇，继而争先恐后去摘花、攀枝、捉蝶，结果被受惊的蜜蜂叮咬得鼻青脸肿，疼痛难忍，顿时乱了阵脚。三营灵应山下十八村的部落首领张靖，带领本族将士和广大百姓，挥舞着长矛、大刀、钉耙、锄头、棍棒冲杀过来，由于群蜂助战，十八村部落击败南诏入侵，大获全胜。张靖死后，十八村百姓将他奉为本主，在灵应山脚大青树下建了本主庙，以纪念福佑百姓的功绩，并把二月十五定为庙会，每年二月十五，三营坝的百姓们要在北沙河沙坝插满树枝、花枝，用战车将张靖的塑像接到古战场遗址，杀毛驴以祭祀。百姓们都要带着崭新的锄头、钉耙，大声疾呼，为张靖本祖呐喊助威，逐渐演变为做买卖的庄稼会。

毛驴汤锅，那风味独具的佳肴，有着悠久历史美食，成为了这里的一大名片，与人们结下了不解之缘，更融入了乡情乡意，成为一种内涵丰富的地方饮食文化。



雏鹭小趣 苗青 摄

学而

徐霞客的江山游

□ 江舟

中国古人爱出游，千百年来，文人骚客留下的脍炙人口的出游文章不胜枚举。自庄子以来，古代文人发现山川之美，江山之秀，在于可居、可游，从而使自己在现实社会中得不到满足的心灵，找到了一个最佳的解脱和安顿之地。

但是在中国历史上，徐霞客的出游是独特的。徐霞客好出游，似乎是出于一种天性，让他呆在家里，他就郁郁寡欢，如笼中之鸟；只有投入大自然的怀抱，才能激发起旺盛的生命力。幸运的是，徐霞客有个善解人意的母亲，没有囿于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的古训，在徐霞客三十岁的时候，便任其出去游历。于是，徐霞客便如鱼入渊，如鸟投林，凭着一根拐杖，一个铺盖，每年春、夏、秋三季出游，历时近三十年。不仅游遍了中原的名山大川，足迹甚至深入当时的西域及云南南部等边远地区，行程数万里。

徐霞客出游没有车船之类的交通工具，没有官方或者富家的资助。行装简便，不带食物，少不了忍饥挨饿，曾经“八日不火食”，饮泉水充饥，借洞穴栖身，攀援绝壁，跨越悬崖，麋鹿猿猴为伍，乐此不疲。

在山川美景面前，徐霞客也每每陶醉，但徐霞客对大自然的热爱却与中国古代其他文人有着显著的区别。一般文人爱江山秀水，表现为将自己融入大自然之中，从而得到一种与万物齐一的感受。徐霞客则不同，他生长于长江岸边的江阴，从小就看惯了滔滔不绝的江水从眼前流过。一个难解的困惑久久地缠绕着他：这一泻千里的长江究竟起源于何处，又将流入何方？这便是他一生出游事业的最初动力。

徐霞客观山必凌绝顶，察水欲穷其源。泰山、恒山、华山、衡山、嵩山、五台山、雁荡山、黄山等，他都登临主峰。有些山有数个主峰，他一一游遍。在游嵩山时，他不仅登上了太室山、少室山的

绝顶，而且在登上少室山北顶的最高峰南寨时，发现少室山的顶峰中间裂开，北面的顶峰像一具屏风，南面的顶峰似耸峙的剑戟，相距仅几丈，但是中间隔着很深的陡崖。更奇的是两崖之间又突起一峰，高出诸峰之上，那便是摘星台。摘星台与南寨之间似刀劈似的隔开，仅山崖下端有一丝相连，他脱去衣服，从悬崖下面攀援过去，一直登上摘星台顶，此时呈现于眼前的是：“南顶之九峰森立于前，北顶之半壁横障于后，东西皆深坑，俯不见底。”流露出徐霞客征服自然与天齐高的豪迈之情，这种感受是一般士大夫们很少体验到的。在嵩山，徐霞客将所有热情都投诸于登山，而对负有盛名的少林寺碑林、千佛殿等名胜却来不及细细鉴赏。

与凌绝顶相似，徐霞客对探水源同样感兴趣。为探明大龙湫瀑布的源头，他曾三游雁荡，终于解开谜团。在湖南，他专门考察了三分石下几道水源的流向，在云南则考察了南、北盘江的源头和上游。特别是幼年时就产生的疑团一直萦绕心头，徐霞客将实地踏勘长江视为最大的心愿。在年过半百之后，他又一次开始了长达四年的万里征途。从江西、湖南、广西、贵州、云南，一路追溯到长江的上游——金沙江。由于当时物质条件及个人的力量所限，徐霞客无法再上溯长江的源头，但他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和科学分析，否定了当时被视为定论的“岷山导河说”，为最终揭开长江源头之谜指明了方向。

和其他古代文人的出游相比，徐霞客这种登山必凌绝顶，察水必穷其源的精神，显然已远远超出旅游的范畴而更多地具有探险和科学考察的性质。比之于西方的大探险家麦哲伦、马可·波罗等，毫不逊色。徐霞客在中国古代乃一奇人，奇就奇在那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，他的出游和探索几乎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独一无二。